

從範疇理論的角度探索中西 圖書分類思維

Exploring the Thinking of Books Classific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Theory of Categorization

鄭惠珍

Hui-Chen Cheng

國家圖書館館藏發展及書目管理組編輯
輔仁大學進修部圖書資訊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Editor

Collection Development and Bibliography Management Division,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Adjunct Assistant Professor

CEBA Program, Department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陳雪華

Hsueh-Hua Chen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暨研究所教授兼圖書館館長

Professor

Department and Graduate Institute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Director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摘要 Abstract】

二十世紀時，學者對分類的研究有重大突破，指出除傳統的古典範疇理論外，尚有一種稱為現代的範疇理論。本研究試圖從範疇理論的角度來探索中西圖書分類思維，希冀能有助於跨文化的研究發展，進而建立中西圖書分類所需之參照，或作為改善圖書分類系統參考之用。本文首先闡述範疇理論及其演變；接著從圖書分類原則，及圖書分類學者的分類主張，分別探討中西方圖書分類，以瞭解其所應用之範疇理論。研究結果顯示，西方的圖書分類屬於「古典」範疇理論，而中國古代圖書分類則具有「現代範疇理論」的思維。古典與現代範疇理論都是分類圖書時會應用的重要觀念，應同時兼顧。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scholars had key breakthroughs in classification and indicated that categorization theory is not only classical but also modern. This study attempts to discover the thinking behind book classification in China and the Wes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theory of categorization. It is hoped that this research can facilitate a cross-cultural study and then set up a necessary reference of comparison, as well as a reference for improving library classification systems. Firstly, the study introduces the evolution of the theory of categorization; then, from two aspects investigates which categorization theory was applied to book classific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The two aspects include principle of book classification and the classification views of scholars in the library field.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concept of book classification in the West belongs to the theory of classical categorization, while that of China shows the thinking of the theory of modern categorization. Modern and classical category theories should be taken into account when the books are classified.

【關鍵字 Keywords】

圖書分類；中國古代圖書分類；西方圖書分類；範疇理論
Book classification; Chinese ancient book classification; Western book classification; Theory of categorization

壹、前言

二十世紀以後，中國各家所編訂的中國圖書分類法，大多建立在杜威十進分類法（Dewey Decimal Classification, DDC）的基礎上。自此之後，分類法的編製與分類學理論的研究，一直跟隨西方人的腳步。影響所及，對中國傳統圖書分類的研究就相對貧乏（傅榮賢，1999）。事實上，中國圖書分類系統已有二千多年悠久歷史（周繼良，1989），由西漢劉歆《七略》之六分法至清代《四庫全書》之四部分類法，中國圖書分類法之發展淵遠流長，即使是當代圖書館所典藏之古籍，仍不乏以四部法分類。由此可見，中國古代圖書分類系統能夠歷二千年而不衰，意味著它擁有不可抹滅的歷史文化價值。惟中西方的圖書分類系統迥然不同，西方的分類習慣依內容的學科屬性歸類，而中國古代圖書分類體系的類目，如經部和子部則是包括多種學科。

現代以西方體制為主軸的圖書分類法雖然已經穩定地被使用，但細究起來，似仍有其侷限性，如傅榮賢（1999）曾指出，近代的圖書分類體系建立於嚴謹的邏輯結構，但是形式邏輯不是認知的唯一途徑；而中西圖書分類體系是不同文化、認知下的產物，唯有在互補融通的基礎上建立體系，始能獲得進一步的改善。由是得知，若能加入中國圖書分類之特色，或有助於提升目前圖書分類法品質。因此，要使中西圖書分類系統發揮互補作用，充分掌握中西建置圖書分類系統的理念是必要的。

二十世紀時，維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等多位學者對分類的研究有重大突破，指出除傳統的古典範疇理論外，尚有一種稱為現代的範疇理論（Lakoff, 1987）。本研究試圖從範疇理論的角度去探討西方及中國古代的圖書分類（即仿杜威法以前的圖書分類法）以瞭解雙方在此方面是否存在著差異。希冀本研究有助於跨文化的研究發展，或作為改善圖書分類系統參考之用。

貳、研究方法

本文採用之研究方法為文獻分析法。舉凡與本研究主題有關之國內外圖書、期刊論文、研討會論文等皆盡可能蒐集整理。另外，由於本研究需要用到史料，因此亦不遺餘力蒐集相關古籍，除使用古籍資料庫檢索外，亦根據目錄學著作中的內容去尋找原始文獻，如《漢書·藝文志》、《隋書·經籍志》、《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錄解題》及《通

志·藝文略》、《通志·校讎略》等。至於與本研究課題相關之哲學文獻資料，除仿照類似上述模式蒐集外，亦透過領域學者的推薦，俾蒐集到適用的文獻資料。

經由上述途徑取得的文獻資料，有些可能因作者的觀點不同，與實際狀況不符，本研究根據文獻資料產生的時間、作者之學術背景、撰文立場等判斷真偽，選取能反應事實的文獻，同時從事必要的考證，儘可能選用原始資料以避免二次文獻資料之訛誤。另外，為避免本研究的發現過於主觀，除廣泛分析文獻外，亦儘量利用實例佐證，或是與過去類似的研究相互印證，以提高可信度。以下本文擬先從範疇理論及其演變之探討開始。

參、範疇理論

「範疇」一詞出自古希臘。亞里斯多德在其所撰的《工具論·範疇篇》中，將事物依其性質劃分為十個範疇，分別是實體、數量、性質、關係、何地、何時、所處、所有、動作、承受。每一個範疇代表一類的存在物。任何存在物只有「是」與「不是」，「本質」是決定存在物的種類。範疇被認為是抽象的容器，各種事物不是在這個範疇容器之中，就是在這個容器之外，劃分範疇是根據成員所共同具有的特性進行 (Aristotle, trans. 2002)。二十世紀時，維根斯坦、奧斯汀 (John Langshaw Austin) 等則有重大發現，認為傳統的邏輯分類不是分類唯一模式，此種新提出的分類方式，稱為「現代範疇理論」 (Modern Theory of Categories)，而傳統的則稱為「古典範疇理論」，或稱經典範疇理論 (Classical Theory of Categories) (Lakoff, 1987)。茲將其演進闡述如下：

一、古典範疇理論

(一) 古典範疇理論的形成與意義

西方「範疇」(分類)概念的形，與亞里斯多德提出的學說息息相關。事實上，之前巴門尼德 (Parmenides) 即提出範疇的概念，而亞里斯多德透過著述的方式，使之發揚光大 (Olson, 1999)。亞里斯多德是形式邏輯的創始者，重要的學說有「四謂詞」，包括定義(本質)、固有性、屬、偶有性。「本質」是決定存在物的種類(如「會飛的」是鳥的本質)，除了本質之外，他認為分類還須有判斷的過

程。判斷是對事物有所肯定或否定的一種思維形式，劃分之後，各個範疇間存在著包容、蘊含、區別、對立以及相反相成的關係（Aristotle, trans. 2002）。

值得一提的是，亞里斯多德也是一位偉大的生物學家與動物學家，關於他的生物分類觀念，根據羅伊德（Lolyd, trans. 1984）描述：亞里斯多德已體認到動物的劃分不能按其行動器官的外在特徵，而是要依據動物的再生模式及胚胎成長以分辨之。另外，關崇智（1994）也闡述：亞里斯多德根據哺乳動物有肺，呼吸空氣，血液溫暖，生產幼小動物等屬性，將海豚和鯨魚歸入哺乳類動物中，而不與魚類放置一起。由此顯示，古希臘時期的亞里斯多德已洞察出單純從現象進行分類是不夠的，必須依據事物的內在聯繫和本質屬性的異同進行分類。

亞里斯多德另一重要主張是「思想三律」即矛盾律、排中律和同一律（柯普例斯頓，1986）。其中，「矛盾律」的陳述是「任何事物不能既是又不是」，亦即沒有一件事物能夠同時具有一種特定性質而又不具有這種性質，例如桌子是圓形的，它就不可能同時又不是圓形的。「排中律」的表述為任何事物只有「是」與「不是」（Taylor, 1989），亦即任何事物不是「A」就是「非A」，它不包含任何其他可能的中間餘地，只有兩種可能，且二者擇其一（王讚源，1996）。根據他的邏輯觀念，判斷屬於A或非A的決定，在於辨識是否具有定義該集合概念的屬性，也就是以事物的本質屬性分類，所有被劃分在同一範疇內的物件具有共同特性（柯普例斯頓，1986）。由是得知，亞里斯多德的範疇學說闡明分類程序有二：首先是辨識事物的本質屬性；其次是判斷命題的真假，以確保分類不產生矛盾。

上述二分法其實不盡然都適用於任何事物的分類。譬如 Maltby（1975）曾表示，圖書分類依據亞里斯多德的嚴格正負二分法（例如有殼的、無殼的）是無用的。本研究進一步分析相關文獻，顯示亞里斯多德雖是主張任何事物不是「A」就是「非A」，但並非堅持只能將事物分為極端的兩類，有三個跡象可以證明：一是根據其著作《工具論·範疇篇》所述，有時屬於相反事物的對立物，還可以有中間物，如介於黑和白兩者之間有灰色、黃色等中間物（Aristotle, trans. 2002）。二是 Lolyd 曾指出亞里斯多德反對以二分法（例如有腳的、無腳的）來區分動物，亞氏認為依此方式將動物做數次分級，是不可能而且無用的（羅伊德，1984）。三是亞里斯多德將知識分為三大類而非兩大類，根據巴恩斯（1983）的描述，亞里斯多德將人類知識（科學）分為理論性的（theoretical）、實踐性的（practical）和生產性的

(productive) 三大類，之下再細分，為一個三層級的分類體系。綜上可以得知，亞里斯多德旨在強調事物之間的劃分有明確清楚的界線，類目之間不能重疊，劃分為同範疇的事物具有共同的本質屬性，亦即範疇之間的區分彼此截然分明，其實質在於窮盡所有的其它可能性。現今圖書分類遵循的「互斥性原則」及「窮盡性原則」即來自亞里斯多德的範疇理論，關於此部分，文後將有更多舉例印證。

綜上所述，從亞里斯多德所發展出的「範疇」概念，其特性有三：

(1) 以二元邏輯分類原則辨別事物的本質屬性；(2) 有清楚的分類界線；(3) 範疇內的成員皆具有完全相同的特性。

(二) 古典範疇理論的發展與應用

亞里斯多德提出範疇觀念之後，被各界普遍的接受，並成為日後分類的準則。許多哲學家均認同此觀念，並應用於知識分類，著名的哲人包括樸爾斐利 (Porphyry)、培根 (Francis Bacon)、康德 (Immanuel Kant)、邊沁 (Jeremy Bentham)、孔德 (Isidore Marie Auguste François Xavier Comte)、黑格爾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等，茲分別敘述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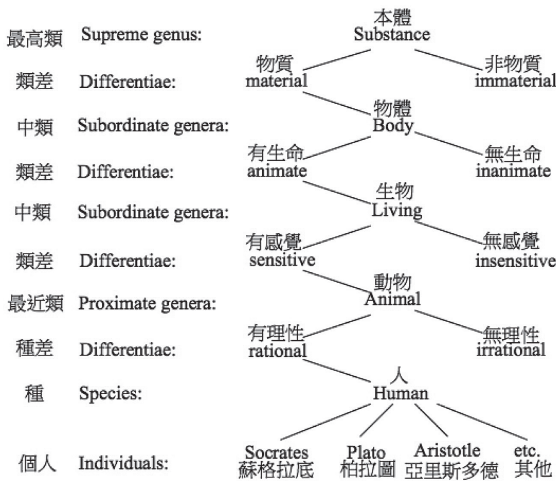
1. 樸爾斐利的知識樹

繼亞里斯多德之後，較著名的是西元三世紀樸爾斐利所繪製的樹形圖。樸爾斐利原名為 Malchus，是羅馬哲學家，亦為著名邏輯學家。他將宇宙萬物視為「本體」，然後再將「本體」分成「物質」和「非物質」兩種。再次一等，他又將「物體」分成「無生命」和「有生命」兩種。如此推演下去，直至「本體」就是「人」為止 (何光國，1990)。樸爾斐利根據知識的從屬，由最高的屬開始，一直往下分到個體，並且繪製成圖 (如圖 1)，因像樹的形狀，故稱為樸爾斐利樹形圖 (Tree of Porphyry) 或樸爾斐利階梯圖 (Ladder of Porphyry) 或 Ramean 樹形圖 (Ramean Tree) (Richardson, 1964; Jevons & Nagel, 1958)。根據樸爾斐利知識樹分類的方式，例如「有生命和無生命」、「有感覺和無感覺」等，以及分類直至本體就是人為止，可以觀察到就是遵從亞里斯多德的矛盾律與排中律，體現互斥性與窮盡性的分類原則。

此外，樸爾斐利在亞里斯多德四謂詞的基礎上建立五謂詞 (Five Predicables) 理論，亦即種 (species)、屬 (genus)、種差 (specific difference)、固有性 (property)、及偶有性 (accident)，譬如，「動物」是屬，「人」是種，「理性的」是種差，「坐著」是偶有性，「能

夠笑」是固有性 (Porphyry, trans. 1994)。根據其樹形圖，動物對人而言便是近類。「中類」是上位下位者有其他的類，如生物之於人，便是中類，也稱遠類。最高類其上再沒有類，如本體。而「種差」即是最近差，同它的近類構成種，也就是特徵 (屬性)。如就動物而言，「有感覺」便是動物的近差，連同生命構成種。瞭解「類」、「種」、「種差」之間的關係之後，即可按照這種格式，製訂其他學科的分類表 (宋稚青、林如豪，1965)。

圖 1 樸爾斐利樹形圖



資料來源 (修改自) : “Definitions and the Tree of Porphyry,” by S. M. Cohen (2007) Retrieved June 22, 2015, from <http://faculty.washington.edu/smcohen/433/PorphyryTree.html>

關於五謂詞的應用，Sayers (1929) 表示，除可用知識樹圖解外，也可用簡單的數學等號 (=) 和加法 (+) 表達：

本體 = 物體 + 非物體

物體 = 本體 + 物質

生物 = 本體 + 物質 + 有生命

動物 = 本體 + 物質 + 有生命 + 有感覺

人類 = 本體 + 物質 + 有生命 + 有感覺 + 有理性

柏拉圖 = 本體 + 物質 + 有生命 + 有感覺 + 有理性 + 個人姓名

另外，Shera (1965) 指出樸爾斐利樹形圖也體現「類目專深層次漸進原則」(Principle of Gradation by Specialty)，亦即在樹狀架構的體系中，類目名稱的特性會隨著層級的下降而遞增；因此，相對的上位類，其外延大而內涵小，相對的下位類，其外延小而內涵大。樸爾斐利提供給世人一個很好知識架構圖。

根據上述樸爾斐利建構知識樹的原理推論，現代西方階層架構的圖書分類必須遵循的基本原則，如總括性 (inclusiveness)、種差性 (species/differentia)、繼承性 (inheritance)、移轉性 (transitivity)，應源於此，後來在邏輯學領域得到進一步的發展，而成為西方思維必須遵守的規律。關於這些分類的基本原則，Kwasnik (1999) 的著述有詳細的闡述。

綜上以觀，樸爾斐利的知識分類特色，可以歸結為以下幾點：(1) 遵循窮盡性原則；(2) 樹狀架構展現層級從屬關係；(3) 主張類目專深漸進原則 (內涵與外延的分類觀念)。

2. 培根的知識分類

培根是英國文學家與哲學家，於西元 1605 年出版《學術的進展》(The Advancement of Learning)，提出其知識分類見解 (Eaton, 1957; Allerton Park Institute, 1959)，認為應該依據人類的精神劃分科學。在這樣的理念下，培根將知識分為記憶能力 (memory) (即歷史)、想像能力 (imagination) (即文學)、判斷能力 (reason) (即哲學) 三大類。培根雖然不贊同亞里斯多德的看法，但並非全部推翻。如 Vickery (1959) 曾言培根保留亞里斯多德的二分法基本原則，此外，張炳奎 (1990) 亦表示：培根主張按照事物的本質屬性來進行分類。根據上述二人言論以及培根將知識分為三大類的現象來看，可以得知培根接納亞里斯多德的範疇觀念，利用「A」與「非 A」二元邏輯觀念對事物本質進行區分。

培根的科學分類思想不僅成為近代知識分類的先聲，同時也是圖書分類系統取法的對象。西方現代的圖書分類法幾乎或多或少受到培根的影響，例如，牛津大學 Bodleian 圖書館早期的分類法即受到培根分類法的影響；Jefferson 也是以培根的分類為基礎建立自己的圖書分類；Harris 編訂的聖路易公立學校圖書館分類法乃逆向的培根分類法，之後的杜威即以 Harris 的分類法為框架，建立其十進分類法；法國書商分類法 (Scheme of French Booksellers) 的某些分類思想亦來自培根 (Eaton, 1957; Shera, 1965)。由此可見，西方現代圖書分類體系在某種程度上也繼承上述培根分類體系的特色。

3. 康德的知識分類

康德是德國十八世紀的著名哲學家和邏輯學家。他在 1781 年出版的《純粹理性之批判》（*Critique of Pure Reason*）著作中，揭示二分法的知識分類。其觀念是：人類原始本能總是可以將宇宙的存在物分為兩部分，任何事物只有「是 A」或「不是 A」的情況。基於此，康德將知識分為哲學和數學兩類。哲學之下分為純哲學與經驗哲學，純哲學之下再分為評論的和形而上學。形而上學之下又分為純理論的和實用的。純理論的之下又分為先驗哲學和純理論哲學。純理論哲學之下分為內在的和先驗的，內在的又分為心理學和物理學，先驗的又分為神學和宇宙科學（Kumar, 1983）。據上所述，可以觀察到康德的分類方式也有很清楚的分類界線。

4. 黑格爾的知識分類

德國的黑格爾是哲學家也是邏輯學家。他以理念的自我發展為知識分類的基本依據，把思維與存在的對立和統一作為知識研究中的重要課題，並以抽象的思辨原則為基礎，勾勒出一個關於自然界的知識體系。他的知識體系從絕對精神出發，經過邏輯階段、自然階段到精神階段，與此相應出現的學科是邏輯學、自然科學和精神科學。邏輯學之下分為認識論、神學和本體論；自然科學之下分為生物科學、物理學和機械學；精神科學之下分為：（1）藝術、宗教和哲學；（2）邏輯學和法律；（3）人類學等（Kumar, 1983）。上述資料顯示，黑格爾的知識分類體系是從對立與統一出發的，據王幹才（1990）所述，此種形而上學思維，把對立和統一看作是絕對不相容的，是與非分明。

陳洪瀾（2007）指出，黑格爾的分類體系反映自然界和各門科學的內在聯繫和發展順序。此外，張則幸和金福順（1994）也認為，在黑格爾之前，西方的哲學家已對範疇作過研究，卻並沒有把範疇的順序和人類認識的歷史發展聯繫起來；邏輯與歷史相一致的思想是由黑格爾首先明確提出，成為他建構哲學體系的方法。他們又進一步闡述：黑格爾認為邏輯理念是從抽象進展到具體，邏輯理念中最前的範疇總是最抽象、最簡單，愈往後面的範疇總是愈來愈具體與複雜，只有達到對立與統一的概念和範疇，才是具體的概念和範疇。由此可見，黑格爾也重視「簡單到複雜」及「抽象到具體」的類目排序問題，他的觀念也對西方圖書分類系統發揮影響作用，據 Graziano（1959）和 Olson（2004）所述，十九世紀杜威十進分類法受到黑格爾辯證邏輯思維的影響。

5. 孔德的知識分類

孔德是法國的科學家、哲學家、社會學理論家、社會學史家和方法論者。他把知識的範圍限定在觀察到的事實的基礎之上，其知識分類觀念表達在《實證哲學教程》（*Cours de Philosophie Positive*）一書，按照天文、物理等各種現象的劃分與聯繫來排列知識的次序。此外，孔德也提出「抽象與具體」和「一般與特殊」的分類方式，例如他把抽象學問分為解釋的和描寫的學問。前者包括物理和化學，後者則是動物學、植物學和礦物學（Comte, 1974）。張炳奎（2000）指出孔德也主張按照事物的本質分類。由此可知，孔德除提出知識排序的主張外，也因襲亞里斯多德的範疇觀念主張窮盡性原則。孔德的分類法也對西方圖書分類產生啟迪作用，如 Shera（1965）即指出，受孔德影響的有 Cutter 的展開分類法（*Expansive Classification*）和 Bliss 的分類法。

6. 邊沁的知識分類

邊沁是十九世紀初期的英國哲學家，他將知識分為物質科學和精神科學，前者包括天文學、地質學、物理學、化學、生物學等；後者包括歷史學、語言學、法律學、經濟學等。不過，由於缺乏辯證法，邊沁的分類法沒有反映出各門科學之間的聯繫（白國應，1881），雖然如此，根據上述邊沁的分類，依舊可以看出邊沁的二分法，不脫離古希臘時期發展出的分類法。

7. 其他

近代時期將知識分類體系分為兩大類的學者不乏其人，如 Bain 和 Masaryk 將知識分為實用的科學和理論的科學；Wundt 將知識分為：（1）個別的科學：之下分為正式的科學和物質的科學；（2）哲學，之下細分為知識學說和基本學說；Goblot 將知識分為數學的和理論的；Pearson 的分類是抽象的和具體的（Vickery, 1959）；Theomson 以 Spencer 的分類體系為基礎修改，分知識為抽象的和具體的兩大類（王省吾，1955）。由是得知，近代哲人的知識分類與古希臘時期發展的二元邏輯分類觀念相同，並無明顯的變化。

綜上所述，從古希臘發展出的範疇理論對後人分類的影響深遠持續至近代，其分類方式就如 Chan（1981）所述，知識分類即是辨識事物具有或不具有某種屬性的二分法過程，歸入同類的事物具有共同屬性。

二、現代範疇理論

源於古希臘的範疇理論有很清楚的分類界線，物件之間的關係是「非此即彼」，劃分在同一類的事物都具有共同屬性（Jacob, 1992）。

自希臘時期亞里斯多德提出分類主張後，被西方奉為圭臬，並且一直沿用，直至二十世紀才產生重大變革。分類學者、非本質主義者及男女平等主義者反駁指出，沒有一種特殊的特質是某類型實體必須擁有的（Fox, 2011）。學者紛紛提出有別於傳統的分類理論，以下茲舉維根斯坦、奧斯汀（J. L. Austin）、札德（L. A. Zadeh）、勞恩斯伯里（F. Lounsbury）、以及羅斯（E. Rosch）等為例，分別闡述如下（Lakoff, 1987）：

（一）維根斯坦「家族相似性」理論

最早對傳統分類的理念提出質疑的，一般公認是英國的哲學家維根斯坦，他認為範疇內的成員，不是以擁有充要條件來決定，而是依據部分相同的相似性，突破傳統「非此即彼」分類原則。他舉「遊戲」（game）為例，說明傳統模式無法作為「遊戲」分類的原則，因為並非所有的遊戲具有共同的特性，它們之所以歸在同類是以某種方式發生聯繫，其著作《哲學研究》（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中分析這些問題（Wittgenstein, 1953）。

我想說的是，這些現象並沒有任何一個共同點...。以「遊戲」為例來考慮，我是指下棋、紙牌遊戲、球類遊戲、奧林匹克以及其它等等。它們的共同點為何？不要只是強辯「它們一定有什麼地方相同，否則它們絕不可能都被稱為遊戲」。你如果觀察它們，你找不出任何一點是它們所共有的，它們只是相似、相關連與一個系列而已。再次強調：不要去想，只要用看的！譬如，看各類的下棋遊戲以及它們各式各樣的關係。現在轉移到各種紙牌遊戲，你會發現它們與下棋有許多的一致性，但也失去許多共同點。當我們再轉到球類遊戲時，相似點似乎存在，但也失去更多的共同點。——它們是否都具「娛樂性」？試比較下棋與圍又遊戲。是否玩的人之間都有競爭，都有輸贏？耐心的想，在球賽是有輸贏的，但一個小孩把球丟到牆壁，再去撿回來，「輸贏」的特徵似乎消失。如此，我們可以從一種遊戲比賽轉到另一種遊戲比賽，有些它們的相似可以看出來，但同時也失去其它的相似性。整個觀察的結果是：我們看到一個複雜的相似性網絡，有時重疊，有時交織；有時整體的相似，有時局部的相似。像這種的相似特徵最好稱之為「家族相似性」（Family Resemblance）——我的結論是，「遊戲」構成一個族群。（pp. 31-32）

依照一般對「遊戲」的理解，遊戲這個概念有著比較明確的內涵和外延。它通常是指以娛樂為目的，具有競爭性因而也有輸贏，並且按照既定的規則，在界限清楚的場地上進行的活動。對維根斯坦而言，這種規定過於簡單化，它並無法囊括遊戲一詞的全部，原因是並非所有的遊戲都是以娛樂為目的；並非所有的遊戲都有競爭和輸贏；也並非所有的遊戲都是按照固定精確的規則進行的（韓林合，1996），例如：下棋和雙人橋牌皆是兩個人競爭的遊戲所以是相似，足球和飛盤因為都是團隊活動所以相似。因此之故，維根斯坦指出「遊戲」這個概念不能被明確地定義，因為沒有一組特徵或條件能夠明確地描述遊戲究竟是什麼。電腦互動遊戲，也可包括在內，所以它的範疇界線是模糊的。「遊戲」基於不同的組合有其共同元素，涉及教育、娛樂、競賽、技巧、運氣、規則等；換言之，遊戲沒有共同的本質特徵。然而，儘管遊戲的這些活動之間並不存在共同的本質屬性，它們還是以各種方式關連在一起。維根斯坦發現一個複雜的相似性網絡，有時重疊、有時交織，有時全部相似，有時是部分相似；大多數自然的類別，如傢俱或遊戲，類別內各個成員彼此相似的情形，就如同一個家庭內的成員彼此相似情形一樣。因此，維根斯坦提出範疇就像是家庭成員有其相似性，有些有相似的鼻子、或相似的眼睛，稱為「家族相似性」（Wittgenstein, 1953）。

（二）奧斯汀「多義詞」論

英國著名的分析哲學家奧斯汀將維根斯坦的分析擴展到對詞的研究。其觀點是各種詞語的相關意義組成各種範疇，這些詞語的意義相互間有家族相似性（Austin, 1961）。早期亞里斯多德或古典範疇理論認為用同樣名稱的事物是相似的，存在著共同的特性，構成一個範疇。奧斯汀在其論文《詞語的意義中》（*The Meaning of a Word*）提出質疑，他認為一個詞的各種意義構成一個範疇，各意義之間不是具有相同的特徵，而是以某種方式發生聯繫。如“healthy body”，“healthy exercise”，“healthy complexion”。“healthy”在不同的詞語組合中，彼此間又有聯繫；又如，床腳、山腳、人腳等事物都是用相同的名稱「腳」，相似性都是事物的底部碰到地面的部分，但並不具有共同的本質屬性；同理，板球棒（cricket bat）、板球（cricket ball）、板球裁判（cricket umpire）被劃分在同一範疇，並非建立在共同具有的特徵，而是建立在板球運動這一組織結構基礎上（Lakoff, 1987）。由此觀之，各意義之詞被劃分在同一範疇，並非是基於擁有相同的意義，而是以

「聯想」、「類比」方式發生聯繫。

(三) 札德「模糊集合」論

美國加州柏克萊大學札德教授是「模糊集合論」(Fuzzy Set Theory)的創始人和先鋒。他對具有模糊界限的分類進行深入探索，於1965年提出一種集合論形式作為有等級差異的範疇模型，稱為模糊集合論。札德發現有些範疇沒有等級的差異，例如一個人是不是參議員或俱樂部會員很容易區分，然而像「富人」、「高個子的人」、「禿頭」、「晴天」則明顯是有等級上的差異(Lakoff, 1987)。究竟多高才算是高，須視觀察者而定；掉髮至何種程度才認定是禿頭，並無明確的判斷標準；「晴天」亦是模糊的，因為對好天氣時天空雲量情形並無一定標準。模糊集合理論認為真實世界的範疇並無完善的定義，也非二分法的分類，當領域的範疇無法直接區分時，就會有如模糊集合理論的情形出現，打破僅有傳統二元邏輯觀念的範疇理論，亦即提出有別於傳統以「屬於」或「不屬於」某個集合的方式來分群(裴文、鄭舜仁、許慶源，2001)。

(四) 勞恩斯伯里「中心地位成員」觀點

1964年勞恩斯伯里對美國印地安人親屬體系的研究，亦突破傳統的範疇理論。勞恩斯伯里發現在各種不同的群體中，同樣的名稱被用以表達數個不同的親屬關係。例如對福克斯人(美國的一支印第安人)而言，“nehcihsähA”一字可用來表示某人的舅公、舅舅、舅舅的兒子、及舅舅的孫子。雖用同一名字命名，但福克斯人能夠區分這些親屬關係。勞恩斯伯里發現這樣的分類是根據一個中心成員和一小組的規則，擴展到非中心成員而建構起來，勞恩斯伯里稱此規則為「阿馬哈類型」(Omaha Type)(Lakoff, 1987)。

(五) 羅斯「原型理論」

原型理論(Prototype Theory)為美國心理學家羅斯所提出，係以維根斯坦的家族相似性為基礎所形成的理論。羅斯是第一位歸納上述研究，提出一般性觀點者(Lakoff, 1987)。古典範疇理論認為劃分在同一範疇的成員都具有共同的特徵，範疇內的所有成員皆有同等的地位；然而羅斯以實驗證明範疇成員之間存在著不對稱的現象及不對稱的結構，且範疇中的某些成員比其他成員更能代表這一範疇。例如知更鳥被判斷成是比小雞、企鵝和鴛鴦更能代表鳥這一個範疇。羅斯將一個範疇中最具代表性的成員稱作是「原型」(prototype)成員。此外，

羅斯的實驗也顯示範疇內的成員被受試者分成等級，最為基本的層次居於分類等級的中間。人們通常對於處在基本層次的範疇成員（如狗、椅）所具備的特徵比較容易列出，對於處在上位（如動物、家具、植物、交通工具）及下位的成員（如獵犬、搖椅、朱草、轎車）的特徵則比較不容易列出（Lakoff, 1987）。

上位 (superordinate)	動物	家具	植物	交通工具
基本層次 (basic level)	狗	椅	草	車
下位 (subordinate)	獵犬	搖椅	朱草	轎車

換言之，可把範疇系統看成是垂直（即基本層次）和水平（即原型）兩個向度。前者乃指範疇含括的層級，如獵犬、狗、動物，後者指的是同層級範疇的這一部分，如狗、椅、草、車等。羅斯將上述研究結果稱為「原型與基本層次範疇理論」（Theory of Prototypes and Basic Level Categories），簡稱「原型理論」（Rosch & Lloyd, 1978）。

原型理論提出之後，引起廣泛的注意與討論，被發現可以彌補古典範疇理論的不足，例如 20 世紀中期性革命、同性戀解放和女權運動後，新的性別角色在西方社會開始出現，“sex”及“gender”（中譯皆為「性別」）變得具有可變性。原先在古典範疇理論的框架下，要分類這種不明確的術語，如跨性別、同性戀等有其難度，但是 Fox（2011）的研究顯示原型理論可以替代之，解決動態術語的分類問題，其因在於它容許範疇內的成員部分擁有共同的特性，不要求皆具有共同的屬性，亦不規定必須符合充分必要條件。

另外，陳瑞麟（2004）也進一步指出，原型理論之基本層次類別的認知和文化有關，羅斯所謂「上位—基本層次—下位」的階層結構是浮動的，亦即何種類別在上位層次，何種類別在基本層次或下位層次，並非放諸四海皆準的固定階層，而是會隨著人們先行決定基本層次類別，再決定其上位類別和下位類別。文化在決定何者是基本層次類別上扮演重要關鍵角色，例如：「米飯」在東方文化中可能是上位類別，其下包括乾飯、稀飯、油飯、炒飯等，而在西方卻可能位於基本層次上，和其他的麵包、牛排、熱狗是同層次的類別。

上述各學者分別從「遊戲」、「語詞」、「人」、「親屬關係」及「動物」等不同的例子與實驗提出自己的論點，表面上看似是多種不同的理論，但其實是殊途同歸，一致反映出分類並非一定都有清楚的界線，物件之間的關係不一定是「非此即彼」，而劃分在同一類的事物有時

也非皆具有共同屬性，揭示傳統的嚴謹邏輯分類方式不是人類分類唯一模式。

肆、西方圖書分類應用的範疇理論

類目是構成圖書分類體系的基本元素，根據類目設置的方式可以得知建置者的分類思維；此外，分類學者的主張亦是獲知圖書分類理念的重要管道。除前述有關古典範疇理論的研究，已初步揭示西方知識分類對其圖書分類有某種程度的影響之外，以下將進一步從類目設置理念以及分類學者主張兩個面向探討，以瞭解西方圖書分類思維與範疇理論之關聯。

一、類目設置理念

西方發展出的圖書分類法為數眾多，整體而言，階層式分類法佔多數。著名的有杜威十進分類法 Cutter 展開分類法 (Expansive Classification)、美國國會圖書館分類法 (Library of Congress Classification, LCC)、Brown 的主題分類法 (Subject Classification)、以及國際十進分類法 (Universal Decimal Classification, UDC) 等。

不少學者反映西方階層式圖書分類法的類目設置，係根據互斥性 (Canon of Mutual Exclusivity) 原則，例如著名圖書館學家 Sayers (1929) 曾言 Brown、Cutter、Dewey 等的分類系統大綱類目全都遵循互斥性原則，並進一步說明 Dewey 設計十進分類法將知識分為哲學、宗教、社會學、語言學、科學、應用技術、藝術、文學、及歷史，類目名稱之間都是互相排斥，以歷史類為例，杜威將世界史分為歐洲史、亞洲史、非洲史、北美洲史、南美洲史、大洋洲及兩極地帶史，特別注意不去違反互斥原則；Cutter 的展開分類法將知識分為哲學 (philosophy)、宗教 (religion)、歷史 (historical Science)、社會科學 (social sciences)、應用技術 (useful arts)、運動與娛樂藝術 (athletic and recreative arts)、藝術 (fine arts)、語言 (arts of communication by language)，這些類目皆遵循互斥的原則；Brown 將知識分為「物質」、「生命」、「心靈」，及「記載」四大類，類目名稱之間互相排斥。Chan (1981) 也持相同看法，指出現代的圖書分類系統，如 DDC、LCC 及 UDC 遵守互斥性原理。

關於互斥性原則的定義，王省吾 (1955) 詮釋：是指同層級類與類之間不能相互重疊、相互包含；另外，王應文、李隆盛、石延平

(1995) 也有詳盡的描述，指出互斥性原理是指分類架構中同一階層的類群彼此之間不可有包容性，必須是互相排斥，亦即必須賦予每一個類群獨特的性質，類別明確，不可將一部分包含在另一部分之內，或是各部分相混，非甲即乙或非乙即甲，不能有重複或模稜兩可的情況，譬如將世界史分成西方史、東方史以及美國史三大類，則不具有互斥性，因為西方史在廣泛的定義下通常包含美國史，此種分類就不符合分類的原則。

此外，前述的研究顯示西方哲人常把學科分為兩個相對立的部分，如「理論的和實用的」、「一般的和特殊的」、「理性的和經驗的」、「抽象的和具體的」、「普遍的和專門的」、「純粹的和應用的」等，這種將物分為「A」或「非 A」的方式，旨在窮盡所有的可能性，使分類部分之總和與全體相等，以符合分類的窮盡原則。劉國鈞（1980）指出，Dewey 將 Harris 的百類歸納為十類時，曾採用上述「純粹的」和「應用的」分類法來處理各門自然科學和技術。同樣地，Vickery（1959）也有過類似的陳述。由是可見，Dewey 因襲哲人的分類模式。

根據王省吾（1955）的表述，「詳盡性原則」，或稱窮盡性原則是圖書分類須遵守的原則之一，其意義是指各類所含的組織分子，即大類內的小類，要包含詳盡，應有盡有，分至無可分為止，無一遺漏。

從上述圖書分類之「互斥性」與「詳盡性」原則的定義，再參酌 Svenonius（2000）所言「互斥性原則與窮盡性原則由亞里斯多德最先提出」。可以得知，西方圖書分類法所遵循的「互斥性」與「詳盡性」原則應來自亞里斯多德的範疇理論「矛盾律」與「排中律」。

綜上所述，西方階層式圖書分類體系的編製可謂持續沿用亞里斯多德時期發展出的古典範疇理論。誠如 Fox（2011）所述，雖然古典範疇理論受到分類學者、非本質主義者及男女平等主義者批評，但仍是階層式圖書分類法的主要理論依據。

二、分類學者主張

西方專研圖書分類的學者為數不少，以下茲舉二十世紀初 Sayers，Richardson 及 Bliss 等為探究的對象，係因這些學者對西方圖書分類的貢獻重大，具有代表性，同時他們的發表的分類觀點對西方圖書館界具影響力。

（一）Sayers 的分類理論

Sayers 於 1918 年發表圖書分類理論專著《An Introduction to Library

Classification: Theoretical, Historical and Practical》。Richardson 形容 Sayers 不僅是一位偉大的圖書館員與教師，同時也是發展圖書分類理論的先驅者 (Maltby, 1975)。Sayers (1929) 曾表示：分類表的類目必須互相排斥，她不僅舉例指出 Brown、Cutter、Dewey 及 Richardson 分類法之類目名稱皆遵循互斥性原則，並且表示此原則來自樸爾斐利知識樹的概念。同時，也主張將互斥性原則用在圖書分類。著名圖書館學家 Kwsnik (1999) 和 Svenonius (2000) 等也持相同看法，認為互斥性原則為階層式分類法必須注意的基本原則。

此外，Sayers (1929) 也主張分類的標準必須一致性，並且揭示此理論也是從樸爾斐利知識樹學習來的。所謂「一致性」是指在同一分類內，只可根據一個標準分類，並當首尾一致，例如，樸爾斐利是以生物的屬性分類，如果分為亞洲人、歐洲人、黑人、白人、文明人、野蠻人等即為不當。因為此處的分類根據數個標準，有地域性，有膚色，有文化程度等。宋稚青和林如豪 (1965) 也有過詮釋：如果照地域分，就始終根據地域性分，分為亞洲、歐洲、美洲、非洲、澳洲、大洋洲，分妥善之後，如欲換一個標準，再根據新的標準細分。Svenonius (2000) 認為上述「一致性原則」屬於互斥性原則的一部份，而本文前面已經指出互斥性的原則發端於亞里斯多德。

(二) Richardson 的分類理論

Richardson 是西方第一位有系統地揭示圖書分類理論者 (Kumar, 1983; Maltby, 1975)。著名理論有相似律 (Law of Likeness)、歷史律 (Historical Law) 與進化律 (Law of Evolution) 三律。相似律是事物排序的一般原理；歷史律乃進化律的副律，二者是指事物在時空中由簡變繁的定律；進化律是指事物的繁複性不再增長，就會趨向敗亡。Richardson (1964) 認為這三律可作為設計分類表的指引。Richardson 除發表圖書分類理論外，也曾建置一套知識分類體系。它們與哲學家的知識排序原則及二元邏輯分類原則，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茲闡述如下：

1. 知識排序原則

西方哲人在建置知識分類體系時，提出不少知識排序的主張，並成為日後編制圖書分類系統之參考依據。檢視 Richardson 的分類理論，可以發現其理論與哲人的排序理念有近似之處，如黑格爾認為知識排序是「簡單到複雜」和「抽象到具體」，此外，孔德也主張「簡單到複雜」的排序。Richardson 「相似律」、「歷史律」的定義

與上述哲人的主張相近。又據 Miksa (1998) 所述：Richardson 的分類著述 *Classification,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是其在 1900 年杜威圖書館學校的授課內容，旨在使美國圖書館館員認識哲學基本原理，因為 Richardson 認為它們是構成圖書分類的基礎理論，而其中特別要介紹讓館員認識的就是哲學家「簡單到複雜」的排序觀念。除此之外，王振鵠 (1968) 曾言：Richardson 將科學分為四大類，他的分類是以哲學為基礎。由此可見，Richardson 的理論著實受到哲人知識排序的影響。這樣的排序觀念是從古典範疇理論發展出來的。

2. 二元邏輯分類原則

Richardson 的分類定義及分類原則參酌哲學的基本原理，也有跡可尋。Richardson (1972) 認為分類是事物的區分與編組。將相同的事物聚集一起，就是相似，剩下的就是不相似的。事實上，此種類似的分類定義早已由英國生物學家 Huxley 和邏輯學家 Jevons 等所提出 (Sayers, 1929)，譬如 Huxley 曾言：任何系列事物的分類，就是把相似的事物排在一起，不相似的加以分開 (Brown, 1898)。上述這種「相似」和「不相似」的觀念可溯源自亞里斯多德「非此即彼」的範疇觀念。此外，Sayers (1929) 也曾指出，“Classification” 一詞係來自形式邏輯。而前已述及，形式邏輯的觀念是從亞里斯多德所發展出的。另外，Sayers (1929) 指出 Richardson 將知識分為材料學 (hylology)、生物學 (biology)、人類學 (anthropology) 及神學 (theology) 四大類，其分類方式遵循互斥性原則。除此之外，Miksa (1988) 指出：哲學的範疇觀念也是 Richardson 要介紹給館員的一個重要哲學基礎原理，如前所述，Richardson 認為這些原理是構成圖書分類的基本理論。上述跡象顯示，Richardson 的分類觀念應係奠基在哲人的範疇理論基礎上所發展出來的。

(三) Bliss 的分類理論

Bliss 為美國著名圖書分類學家，一生大部分的時間都是致力於圖書分類 (Chan, 1981)。Miksa (1998) 指出 Bliss 任職紐約市立大學 (City College of New York) 館員的這段期間 (1890-1940)，一直都在從事分類的工作，甚至退休之後仍持續進行。Bliss 曾出版圖書分類理論的專著，也發表書目分類法 (Bibliography Classification, BC)。Bliss 的部分分類主張，諸如分類類目大綱、類目排序、類目之間的從屬關係，以及採用學科分類等，也與哲人的知識分類有密切的關連。

Bliss 特別注重從屬原則，該原則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使特殊

性的學科從屬於一般性的學科，亦即遵守從一般到特殊的原則。此乃一切分類法所遵循的外延遞減原則；第二，遵循「類目專深層次漸進原則」，也就是按照專門性分級的原則（劉國鈞，1980）。前文已述及「一般到特殊」的排序觀念，於孔德之時已經提出，至於「類目專深層次漸進原則」的濫觴，可溯源至的知識樹。由此可以洞察 Bliss 的觀念與古希臘時期的哲人相同，與本研究的發現相同的有 Sayers（1929）和 Shera（1965）。他們二人在其著述中提到內涵與外延的術語，並認為分類方式是由外延大而內涵小的術語，往下細分至內涵大而外延小的術語，直至無法再區分為止，此即「類目專深層次漸進原則」；Sayers（1929）表示「類目專深層次漸進原則」的概念來自樸爾斐利知識樹「五謂詞」（即種、屬、種差、固有性、及偶有性）觀念，類似地，Shera（1965）也表示上述概念是從柏拉圖至 Bliss 以來所建立的。此外，Bliss 設計書目分類法之前，先出版 *The Organization of Knowledge and the System of the Sciences*，該書曾針對哲學家的知識分類排序加以探討（Bliss, 1929）。

由上述綜論，Sayers, Richardson 以及 Bliss 在圖書分類方面的理論承襲哲人知識分類觀念，故西方圖書分類所遵循的原理（如互斥原則、窮盡性原則）係一脈相承於哲人的古典範疇理論（如矛盾律與排中律）。此與中國的發展有所不同，下段本文將針對中國古代圖書分類進行論述探討。

伍、中國古代圖書分類應用的範疇理論

自漢以降，中國歷代發展出的圖書分類系統，數量頗為可觀，這些分類體系共同特色是與書目並存，透過書目亦可揭示當時的分類觀念，因此以下的討論，除類目設置理念及分類學者主張之外，又增加「古籍歸類方式」的面向，以更能瞭解及掌握古代圖書分類思維。

一、類目設置理念

中國古代圖書分類體系演進歷程中，類目的變化不大，基本上易、書、詩、禮、樂、春秋、論語、孝經、爾雅、緯書、小學等，都被劃分在經部；同樣地，儒家、道家、陰陽家、法家、名家、墨家、縱橫家等，也都與子部有關。故以下舉《隋書·經籍志》（簡稱《隋志》）的經部與子部為代表進行探討。

《隋志》的經部共有十類，包括易、書、詩、禮、樂、春秋、孝經、

論語、緯書、及小學。其中，《小學》為文字學，為通經治學需要的工具書，嚴格來說，並非儒家的經典。此外《緯書》亦非經，「緯」是相對於「經」而言，《釋名·釋典藝》云：「緯，圍也。反覆圍繞以成經也」（鍾肇鵬，1997）。緯書是指以儒家經典為詮釋對象的衍生書籍，其存在的價值是解經，與經彼此互存（盧荷生，1986）。故《隋志》部序敘述：「班固列六藝為九種，或以緯書解經，合為十種」。又《隋書·經籍志》緯書類小序解釋：

「孔子既敘六經，以明天人之道，知後世不能稽同其意，故別立緯及讖，以遺來世。……今錄其見存，列于六經之下，以備異說。」

《隋志》的子部共有十四類，包括儒、道、法、名、墨、縱橫、雜、農、小說、兵、天文、歷數、五行、醫方。其中，儒家、道家、法家、名家、墨家、縱橫家、雜家、農家、小說家屬於九流十家，為先秦諸子的學說，諸子十家彼此都有關係（邱燮友等，1997）；至於歷數、五行等，則非先秦諸子學說。據《漢書·藝文志》所述，數術（如天文、五行等）和陰陽家同出於羲和之官，因而發生聯繫。此外，據李桂生（2008）所述，兵家是一個獨具特色的學術流派，與陰陽家、法家、道家是相通的，因此彼此間發生聯繫。

經由上述分析可以得知，《隋志》「經部」與「子部」情況類似，其下所包括的類目，並非建立在共同具有的本質屬性，它們之所以歸在同類是以某種方式發生聯繫。

二、古籍歸類方式

有別於西方嚴格遵守互斥性原則的方式，中國古代的圖書分類有其獨特之處，以下舉晉朝《中經新簿》的汲冢書以及宋代《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錄解題》、《通志·藝文略》處理道家與道教書籍為例說明之。

（一）晉朝荀勗《中經新簿》

晉武帝太康二年（281），荀勗編成《中經新簿》，又稱《晉中經簿》、《中經簿》、《新簿》（劉兆祐，1998）。雖然早已佚失，後世仍可從《隋書·經籍志》、《郡齋讀書志》等現存史料瞭解其分類體系。《晉中經簿》將典籍分為甲、乙、丙、丁四大類：一曰甲部：六藝、小學。二曰乙部：古諸子家、近世子家、兵書、兵家、術數。三曰丙部：

史記、舊事、皇覽簿、雜事。四曰丁部：詩賦、圖讚、汲冢書。上述甲、乙、丙、丁之次序即經、子、史、集，其中，《汲冢書》是荀勖、束皙等整理在汲郡古墓中發現的古文簡牘文獻，其由來載於《晉書》。

《晉書·束皙傳》云：

初，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書數十車……初發冢者燒策照取寶物，及官收之，多燼簡斷札，文既殘缺，不復詮次。武帝以其書付祕書校綴次第，尋考指歸，而以今文寫之。皙在著作，得觀竹書，隨疑分釋，皆有義證。

《晉書·荀勖傳》載：

及得汲郡冢中古文竹書，詔勖撰次之，以為《中經》，列在祕書。意即，西晉武帝太康二年（281），汲郡（今河南汲縣）一位名叫不准的人，盜掘戰國時期魏襄王（一說安釐王）墓冢，在墓中發現大量竹書，當時盜墓人燒竹書照明以盜取寶物，後來官府搜集時，許多已成為斷簡殘篇，但仍得竹書數十車，文字為蝌蚪文，此即後世所謂《汲冢書》。荀勖、束皙等奉詔對竹書進行整理，並將其譯成當時文字，以為中經列在祕府，成為國家藏書一部份。

此外《晉書·束皙傳》亦載：

紀年十三篇，記夏以來至周幽王為犬戎所滅……。其易經二篇，與周易上下經同……。公孫段二篇，公孫段與邵陟論易。國語三篇，言楚晉事。名三篇，似禮記，又似爾雅、論語。師春一篇，書左傳諸卜筮，「師春」似是造書者姓名也。瑣語十一篇，諸國卜夢妖怪相書也。梁丘藏一篇，先敘魏之世數，次言丘藏金玉事。繳書二篇，論弋射法。生封一篇，帝王所封。大曆二篇，鄒子談天類也。穆天子傳五篇，言周穆王游行四海，見帝臺、西王母。圖詩一篇，畫贊之屬也。又雜書十九篇，周食田法，周書，論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大凡七十五篇。七篇簡書折壞，不識名題。冢中又得銅劍一枚，長二尺五寸。漆書皆科斗字。

據上所述，汲冢書內容豐富，包括六藝、諸子書、史書、文集等，四部書皆有，理應歸入四部所屬各類，但荀勖《中經新簿》將之分入

丁部，列於詩賦、圖贊之後。關於汲冢書的歸類方式，後世的反應不一：一派認為此舉失當、不倫不類，如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卷六十七中載：「詩賦等下，忽有《汲冢》，亦不可解」，趙翼《陔餘叢考》卷二十二云：「汲書又雜詞賦內，位置俱未免失當」；一派僅止於推論與詮釋，如姚名達（1965）指出「為插架方便」，因《中經新簿》的完成於西晉武帝咸寧五年（279），而《汲冢書》發現於兩年之後，在當時《中經新簿》已大致完成的情況下，要重新分類實有困難，勢必破壞原有分類體系。不過，此觀點仍有待商榷，因為據朱淵清（2002）所述汲冢書出土的時間出現四種說法；一派則認為處理並無不妥，因為都是蝌蚪字，不與他書同。如余嘉錫在《目錄學發微》表示：

此無不可解亦無所謂失當也。蓋當時官收得汲冢竹書，武帝以付秘書，雖以今文寫之，而其簡策必仍藏秘府。以其皆蝌蚪字，不與他書同，故不可以相雜廁，以取原書與所寫之本並貯一處，以便相校讎。以其自為一類也，故附諸四部之末。猶後世藏書目以宋、元本別著於錄，而今之圖書館有善本書庫之比耳。

本研究認為余嘉錫的說法可信度較高，因為據《晉書·荀勗傳》之記載，《中經新簿》係國家藏書目，應是經過慎重思考的分類結果，如朱華平（2006）所述，是為了便於研究，因竹書內容與當時社會上傳習的儒家經典多有牴牾，將原書與寫本併貯一處，有助於當時學者進行研究。

雖然關於汲冢書的分類出現不同的看法，但是從分類的現象來看，其分類方式絕不是西方所遵循的古典範疇理論建立在共同的本質屬性，而是偏向現代的範疇理論，亦即歸類方式並非建立在共同的本質屬性，而是以某種方式（即皆蝌蚪字）發生聯繫。

（二）《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錄解題》及《通志·藝文略》

紹興廿一年（1151），晁公武於鎮守的榮州和義郡之郡齋（州官的辦公處）完成，故曰《郡齋讀書志》或稱《昭德先生郡齋讀書志》。（李瑞良，1993；高路明，1997）在《郡齋讀書志》中，晁公武將《文子》、《蘇子由注老子》、《抱朴子·內外篇》、《南華真經》、《列子沖虛至德真經》等古籍分入子部的道家類。據劉笑敢（2002）所述，《文子》、《蘇子由注老子》、《抱朴子·內篇》係哲學性道家的著述，而《南華真經》、《列子沖虛至德真經》是由道家典籍轉變成的

道教經典，至於《抱朴子·外篇》是典型道教的經典。顯示出它們的內容涉及「哲學」與「宗教」。就西方而言，這些書籍通常會被區分，並歸入所屬之哲學類與宗教類之下。

據劉笑敢（2002）及金正耀（1993）所述，道家與道教分別於西元前六世紀和西元二世紀成立。魏晉南北朝時，道教已經成熟，並且定型，道家思想是哲學學派，道教是宗教信仰。由此得知，晁公武（1105—1180）之時，道家與道教已分流區分開來；又據李萬建（1993）所述，《郡齋讀書志》的類目取捨完全是根據圖書量及晁氏對學術類屬的認識而定，透露出晁公武也重視以學術類別歸類。但是晁氏仍將這些書籍劃分在同類，可能與道家哲學家被認為是道教的創始人有關。顯然，它們之所以被劃分在同類，是因為部分相似而關聯在一起。

《直齋書錄解題》是宋代陳振孫所撰。陳氏將歷代典籍分為五十三類，其特點為不標經、史、子、集之名，但仍不出四部。同樣地，陳振孫在《直齋書錄解題》中，將《老子道德經》、《列子釋文》、《莊子》、《抱朴子·內外篇》等古籍都歸屬在道家類。據李萬健（1993）載，陳振孫酷愛圖書，收藏圖書三十多年。由此推論，陳振孫應對道家與道教演進有基本的概念。

《通志·藝文略》為鄭樵（1104—1162）所撰，其類目設置是經類、禮類、樂類、小學類、史類、諸子類、天文類、五行類、藝術類、醫方類、類書、文類。類目有三級，分別是類、家、種。共十二大類、百家，四百二十二種。檢視鄭樵《通志·藝文略》，亦發現相同的歸類方式。事實上，鄭氏的《藝文略》共有十二大類，部分類目更細分為三個層級，表示鄭樵並非只是盲目抄錄前人之書目；且鄭樵年輕時讀書極多，並對經旨、禮樂、文字、天文、地理、蟲魚、草木、方書之學，皆有論辨，如《宋史》所載：「鄭樵好著書，不為文章，自負不下劉向、揚雄。居夾漈山，謝絕人事。」「遇藏書家，必借留，讀盡乃去。」但是鄭氏仍將《老子道德經》、《莊子》、《列子釋文》、《道教經記》、《道教靈驗記》等古籍歸屬在道家類，顯然是基於道教與道家彼此間具有關聯性。

綜上所述，《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錄解題》及《通志·藝文略》的書籍分類方式，並非全都建立在共同具有的屬性，有些是部分相似而關聯在一起，與維根斯坦「家族相似性」理論類似；而家族相似性思維正是 Lakoff（1987）所謂的現代範疇理論。

二、分類學者主張

中國古代曾提出圖書分類相關主張者，有唐朝魏徵、毋嬰、宋代鄭樵、明代胡應麟、祁承燾以及清代章學誠等。其中，與範疇理論較相關的應屬著有《通志·校讎略》一書之宋代鄭樵。他也是公認的中國古代第一位系統地對圖書分類理論進行深入探討者。鄭樵曾將圖書分類比喻為軍中位階層次編列。其《校讎略·編次必謹類例論》記載：編次圖書，如同編次軍中隊伍，若能按大小不同的層次，一一列明，則自然隊伍分明，各有專職；圖書編次，若也有高低不同的層次，一一列明，則自然書籍明確，學籍清晰，不僅圖書易於找尋，學術也易於彰顯（胡楚生，2005）。此外，鄭樵在《校讎略·編次必謹類例論》裡，對前人的分類法曾批判：「七略所分自為苟簡。四庫所部，無乃荒唐。」

高成鳶（1995）指出鄭樵為圖書分類提出的「不苟簡」、「不荒唐」係兩個邏輯標準。其中，「不荒唐」代表鄭樵主張「互斥性」的分類原則。高成鳶（1995）所持理由是：根據辭典的解釋，「荒唐」是「荒謬無理」，以今觀之，就是違反邏輯規律。他舉例鄭氏在《校讎略·編次必謹類例論》批評四庫荒唐：「三命元辰，豈可與九宮太一同為五行之書」；此外，鄭樵也列舉前人分類中的多種錯誤，鄭氏的《校讎略·編次之訛論》批判：「月令」在《四庫書目》中同時見於禮類、兵家、農家、月鑒四類；《唐志》的「儀注類」有玉璽、國寶之書，而此二書又出現於傳記類。高氏認為從邏輯學來看，即是違背「矛盾律」亦即「互斥性」原則；另一種是分類標準不統一。鄭樵首先提出同一作者的不同著作要拆散歸類，就是順應有關邏輯要求。鄭樵在《校讎略·編書不明分類論》批評劉向父子所校的經傳、諸子、詩賦冗雜不明，在於其胸中無倫類，又說「類例不患其多也，患處多之無術耳」（《校讎略·編次必謹類例論》）。其中，「倫類」一詞，據《大辭典》解釋，指同類，事物的條理。亦即，按不同的等類區分事物，使之條理化；「術」指的是方法。

有別於上述高成鳶的看法，本研究則認為鄭樵的邏輯觀與西方的形式邏輯並不完全等同，並非西方所謂的二元邏輯分類，理由是：從古代邏輯的發展來看，根據李澤厚（1990）、韋政通（1989）、劉笑敢（2005）、和武占江（2001）等文獻顯示，中國古代哲學家並沒有發展形式邏輯系統，較少運用邏輯論證或形式推論，抽象的程度不深，往往是藉由類比、舉例、甚至寓言、格言的形式來表達他們的哲學思想；中國哲人開始關注科學的分類是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之事。再從鄭樵的分類實例來看，倘若鄭樵的分類主張即西方的互斥性原則，其

《通志·藝文略》將《老子道德經》、《莊子》、《列子釋文》、《道教經記》、《道教靈驗記》等古籍歸屬在道家類，分類作法有違互斥性原則。

陸、結論與建議

經由上述分析範疇理論以及中西圖書分類之探討後，提出以下結論與建議：

(一) 結論

西方自古希臘時期以來，分類觀念是以事物的本質屬性歸類，並認為分類要窮盡所有的可能性，範疇之間的區分彼此截然分明，且範疇內的成員無等級之別。這樣的觀念獲得西方普遍的認同，並對後來的知識分類以及圖書分類有重大的影響。西方現代圖書分類遵循的「互斥性原則」、「詳盡性原則」、「類日專深漸進原則」與「一致性原則」等，實乃源於亞里斯多德的範疇主張。可以說，西方圖書分類的思維屬於古典範疇理論。相對地，中國古代圖書分類的邏輯的觀念並不如西方這般強調，有些分類並非完全建立在共同具有的屬性，甚至是部分相似而關聯在一起。恰與維根斯坦「家族相似性」理論所舉的「遊戲」例子相仿，即所謂「現代範疇理論」。

(二) 建議

從亞里斯多德時期開始，分類須遵守邏輯原則，被西方社會普遍接受，並成為十九世紀中期以後，建置圖書分類系統的主要思考模式，無論是早期的 Richardson 與 Sayers 以及近期的 Kwasnik 與 Svenonius 等一致認為互斥性、窮盡性等原則為圖書分類的準則，但是本研究顯示，分類比想像中的更加複雜，西方傳統嚴謹的邏輯分類方式（即古典範疇理論）並非分類圖書唯一途徑；家族相似性理論等也是人類資訊組織的思維，本文所舉的中國古代圖書分類即是具體實例。有別於西方的形式邏輯分類，中國古代著重的是將相關聯的書籍歸類一起，對治學研究極為方便，可說是以使用者的角度為出發，這樣的分類方式長達二千年之久。可惜西化之後，仿杜威法盛行，這樣的智慧完全被隱沒。雖然目前所應用的圖書分類系統已趨成熟，但使用者仍不易檢索到其所需的資料，或許應將中國古代分類思維納入考量。換言之，古典與現代兩種範疇理論都是分類圖書時會應用的重要觀念，二者應同

時兼顧。此外，「文化」對分類的層次有極大影響，同樣的類目層次並非適用世界各國，在西方的分類法中，「書法」一詞置於下位類，但在東方可能是置於上位類；而類目「聖經」則可能剛好相反，因此未來應對此課題多加關注。

參考文獻

- 巴恩斯 (Barnes, J.) (1983)。亞理斯多德 (李日章譯)。臺北市：聯經。
- 王省吾 (1955)。圖書分類法導論。臺北市：中華文化。
- 王振鵠 (1968)。西洋圖書分類之起源。載於國立中央圖書館慶祝慶祝蔣慰堂先生七十榮慶論文集編輯委員會 (主編)。慶祝蔣慰堂先生七十榮慶論文集 (283-296 頁)。臺北市：臺灣學生。
- 王路 (譯) (1994)《範疇篇》導論 (原作者: Porphyry)。世界哲學, 6, 74-80。
- 王幹才 (1990)。矛盾思維與形象思維。唐都學刊, 1, 17-22。
- 王應文、李隆盛、石延平 (1995)。建構技學知識分類的考慮要項。中學工藝教育, 28 (7), 2-8。
- 王讚源 (1996)。墨子。臺北市：三民。
- 白國應編著 (1981)。圖書分類學：圖書分類理論與實踐。北京：書目文獻。
- 朱淵清 (2002)。再現的文明：中華。香港：三聯。
- 朱華平 (2006)。試論荀勗對我國目錄學的貢獻。圖書館論壇, 26 (1), 226-227, 211。
- 何光國 (1990)。圖書資訊組織原理。臺北市：三民。
- 宋稚青、林如豪 (1965)。邏輯與科學方法。臺北市：自由太平洋文化。
- 李桂生 (2008)。從歷代兵書著錄看兵家的諸子學性質。黃岡師範學院學報, 28 (2), 34-37, 53。
- 李瑞良 (1993)。中國目錄學史。臺北市：文津。
- 李萬健 (1993)。中國目錄學家傳略。北京：書目文獻。
- 李澤厚 (1990)。中國古代思想史論。臺北市：風雲時代。
- 亞里士多德 (Aristotle) 著 (民91)。亞里士多德·工具論。(Analutika Protera / Analutik Husteru, 秦典華、余紀元譯)。臺北市：慧明文化。
- 周繼良編著 (1989)。圖書分類學。武漢：武漢大學。
- 武占江 (2001)。中國古代思維方式的形成及特點。西安：陝西人民。
- 邱燮友、張學波、田博元、張文彬、馬森、李建崑編著 (1997)。國學常識。臺北市：東大。

- 金正耀（1993）。中國的道教。臺北市：臺灣商務。
- 姚名達（1965）。中國目錄學史。臺北市：臺灣商務。
- 胡楚生（2005）。章學誠《校讎通義》與鄭樵《校讎略》之關係。載於陳仕華（主編），章學誠研究論叢：第四屆中國文獻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441-456頁）。臺北市：台灣學生。
- 韋政通（1989）。先秦七大哲學家。臺北市：水牛。
- 高成鳶（1995）。從邏輯學看中國“目錄學”的發展。津圖學刊，3，26-34。
- 高路明（1997）。古籍目錄與中國古代學術研究。南京：江蘇古籍。
- 張則幸、金福順（1994）。科學思維的辯證模式。臺北市：淑馨。
- 張炳奎（2000）。培根。香港：中華。
- 陳洪瀾（2007）。論知識分類的十大方式。科學學研究，25(1)，26-31。
- 陳瑞麟（2004）。科學理論版本的結構與發展。臺北市：臺大出版中心。
- 傅佩榮（譯）（1986）。西洋哲學史：希臘與羅馬（原作者：Copleston, F.C.）。臺北市：黎明文化。
- 傅榮賢（1999）。中國古代圖書分類學研究。臺北市：台灣學生。
- 裴文、鄭舜仁、許慶源（2001）。公司的營運等級之模糊分類。證交資料，474，17-22。
- 劉兆祐（1998）。中國目錄學。臺北市：五南。
- 劉笑敢（2002）。道教。（Taoism，陳靜譯）。臺北市：麥田。
- 劉笑敢（2005）。老子：年代新考與思想新詮。臺北市：東大。
- 劉國鈞（1980）。現代西方主要分類法評述。吉林：吉林人民。
- 盧荷生（1986）。中國目錄學的歷史特性。輔仁學誌，15，193-209。
- 鍾肇鵬（1997）。讖緯論略。瀋陽：遼寧教育。
- 韓林合（1996）。維根斯坦論“語言遊戲”和“生活形式”。北京大學學報，1，101-108。
- 郭實渝（譯）（1984）。亞里斯多德思想的成長與結構（Lolyd, G. E. R.）。臺北市：聯經。
- 關崇智（1994）。生物學發展史。臺北市：淑馨。
- Allerton Park Institute (1959). *The role of classification in the modern American Library: Papers presented at an institute conducted by th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Graduate School of Library Science, November 1-4, 1959*. Champaign-Urbana, IL: Illinois Union Bookstore.
- Austin, J. L. (1961). *Philosophical papers*. Oxford, England: Oxford

- University Press.
- Brown, J. C. (1898). *Manual of Library Classification and Shelf Arrangement*. London: Library Supply.
- Chan, L. M. (1981). *Cataloging and Classification: An Introduction*. New York: McGraw-Hill.
- Cohen, S. M. (2007). "Definitions and the tree of Porphyry." Retrieved June 22 2015, from <http://faculty.washington.edu/smcohen/433/PorphyryTree.html>
- Comte, A. (1974). *The essential Comte: selected from Cours de philosophie positive*. Edited an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S. Andreski. Translated and annotated by M. Clarke. London: Croom Helm.
- Eaton, T. (1957). *Classification in theory and practice: A collection of papers*. Champaign, IL: Illini Union Bookstore.
- Fox, M. J. (2011). Prototype Theory: An alternative concept theory for categorizing sex and gender. *Knowledge Organization*, 38(4), 328-334.
- Graziano, E. E. (1959). Hegel's philosophy as basis for the Dewey Classification Schedule. *Libri*, 9(1), 45-52.
- Jacob, E. K. (1992). Classification and categorization: Drawing the line. In B. H. kwasnik & R. Fidel (Eds.), *Advances in classification research Vol. 2: Proceedings of the 2nd ASIS SIG/CR classification research workshop held at the 54th ASIS annual meeting Washington, DC October 27-31, 1991* (pp. 67-83). Medford, NJ: Learned Information, Inc. for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 Jevons, W. S. & Nagel, E. (1958). *The principles of science: A treatise on logic and scientific method*. New York: Dover.
- Kumar, K. (1983). *Theory of classification* (3rd ed.). New Delhi: Vikas.
- Kwasnik, B. H. (1999). The role of classification in knowledge representation and discovery. *Library Trends*, 48(1), 22-47.
- Lakoff, G. (1987). *Wome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 What categories reveal about the mi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Maltby, A. (1975). *Sayers' manual of classification for librarians* (5th ed.). London: Andre Deutsch.
- Miksa, F. L. (1998). *The DDC, the universe of knowledge, and the post-modern library*. Albany, NY: Forest Press.
- Olson, H. A. (1999). Exclusivity, teleology and hierarchy: Our Aristotelean

- legacy. *Knowledge Organization*, 26(2), 65-73.
- Olson, H. A. (2004). The ubiquitous hierarchy: An army to overcome the threat of a mob. *Library Trends*, 52(3), 604-616.
- Richardson, E. C. (1964). *Classification,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together with an appendix containing an essay towards a bibliographical history of systems of classification* (3rd ed.). Hamden, CT: Shoe String Press.
- Richardson, E. C. (1972). Classification: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n A. F. Painter (Ed.), *Reader in classification and descriptive cataloging* (pp. 35-47). Washington: NCR Microcard Editions.
- Rosch, E. (1978). Principles of categorization. In E. Rosch & B. B. Lloyd (Eds.), *Cognition and categorization* (pp. 27-48). Hillsdale, NJ: L. Erlbaum Associates.
- Rosch, E. & Lloyd, B. B. (1978). *Cognition and categorization*. Hillsdale,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 Sayers, W. C. B. (1929). *An introduction to library classification, theoretical, historical, and practical, with readings, exercises, and examination papers* (3rd ed.). London: Grafton.
- Shera, J. H. (1965). *Libraries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knowledge*. London: Crosby Lockwood & Son.
- Svenonius, E. (2000). *The Intellectual foundation of information organization*.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Taylor, J. R. (1989). *Linguistic categorization: Prototypes in linguistic theor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Vickery, B. C. (1959). *Classification and indexing in science* (2nd ed.). London: Butterworths Scientific Publications.
- Wittgenstein, L. (1953).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Anscombe, G. E. M., Trans.). Anscombe, Oxford: Basil Blackwell.

Exploring the Thinking of Books Classific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Theory of Categorization

Hui-Chen Cheng

Editor

Collection Development and Bibliography Management Division,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Adjunct Assistant Professor

CEBA Program, Department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Hsueh-Hua Chen

Professor

Department and Graduate Institute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Director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Introduction/Purpose

“Categories” is a term arising from ancient Greece. Aristotle discussed categories in his “Organon”, elucidating ten aspects of things for categorization, namely, (1) substance; (2) quantity; (3) quality; (4) relation; (5) place; (6) time; (7) position; (8) state; (9) action; and (10) affection. Each category represents a certain kind of existing thing. Each existing thing either “is” or “is not”, their essence thus determines the category of the existing thing.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scholars achieved major breakthroughs in categorization (classification) studies, elucidating not only classical categorization theory, but also what has been termed

modern categorization theory. This study seeks to explore the thoughts underlying Western and classical Chinese book classifi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ategorization theory, and thereby to understand whether any differences exist between categorization theory in Chinese and Western book classification processes. It is hoped that this study will robustly inform intercultural research development, and serve as a useful reference to improve library classification systems.

Methodology/Approach

This study relies on literature analysis for its research method. Initially, the formation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Classical Theory of Categories will be presented, including Aristotle's categories (such as the Law of Excluded Middle and Law of Contradiction), the Tree of Porphyry, and the knowledge classification methods of philosophers such as Bacon, Kant, Hegel, Comte, and Bentham.

Aristotle's categorization principles have three characteristics: (1) binary logic to classify the basic nature of things; (2) clear categorical boundaries; (3) members of the category share exactly the same characteristics. This concept of categorization has left lasting impressions on the world, which continue to this day. This classification method is as Chan (1981) remarked, knowledge classification is about the dichotomous process of elucidating whether something has or does not have any certain characteristic, with commonly classified items sharing similar characteristics.

This will be followed by a discussion of modern classification theory, including L. Wittgenstein's family resemblance, J.L. Austin's polysemy, L.A. Zadeh's fuzzy set theory, F. Lounsbury's focal member, and E. Rosch's prototype theory. These scholars have used different examples or experiments to express their own theories, all of which agree that categorization does not necessarily mean clear boundaries, and the relations among things are not necessarily "one or the other", and some commonly classified things may not share all the same characteristics, indicating that the traditionally rigid logical classification is not mankind's only categorization modality.

Next, this study presents the Chinese and Western library classification

systems' categorizing principles, categorization scholars perspectives and the ancient Chinese classification methods, these dimensions will be explored to elucidate Chinese and Western book classification thought. The study's analysis indicates: (1) western book classification abides by the principles of "Mutual Exclusivity" and "Total Exhaustivity", which arise from the Aristotelian categorization theory concepts of the "Law of Contradiction" and the "Law of the Excluded Middle". The Classical Theory of Categories provides the core theoretical underpinnings for hierarchical classification. (2) Noted Western classification scholars, Bliss, Sayers and Richardson use philosopher inherited knowledge classification concepts, so Western book classification principles (such as the Canon of Mutual Exclusivity, Total Exhaustivity) can be said to be inheritors of ancient philosopher's Classical Theory of Categories (such as the Law of Excluded Middle and Law of Contradiction). Unlike the strict Western adherence to the Canon of Mutual exclusivity, classical Chinese book classification has its unique aspects, including: (1) Classical Chinese book classification systems are not premised upon common types, but rather they share a common classification because of certain interconnections or interrelations. For example, in Sui-Shu, both Hsiao-Hsueh and Wei-Shu were classified under the Classics Category (經部) although both of them are not classics of Confucianism. They were classified as such only because that Hsiao-Hsueh is an important reference tool for study of Confucianism, and that Wei-Shu provides annotations to some classics and could serve as a useful tool for learning about classics. (2) Classical Chinese book classification is not solely based on common types, but based on some similarities, certain connections, or some relations. For example, in western classification systems, books on Daoism School and Daoism would be classified under philosophy and religion class respectively, however, in Chinese Classification System, they would be classified in the same category. (3) Classical Chinese logical perspectives and western logic are not exactly the same, and it does not rely on the Western system of binary logic. The authors tried to take Cheng-Chiao's Classification System as an example to interpret the logic behind this classification method so as to elucidate that Chinese classification is not merely based on visible type as most western classification would assume.

Conclusion and Suggestion

From the deep perspective of the theory of categorization and Western book classification thought, this study has elicited the following findings and recommendations:

1. Findings: The West has since ancient Greek times relied on the perceived essence of things for categorization concepts, and believed that categorization should extend to the maximum range of possibilities, aiming for categories to be distinctly distinguished from each other, and within the categorical context for members of the same level to be otherwise non-hierarchical. This approach achieved widespread Western recognition and acceptance, and has served to exercise the major influence on knowledge classification and book classification. Modern Western book classification abides by the original Aristotelian categorization principles enunciated in the Canon of Mutual Exclusivity, Canon of Total Exhaustivity, the Principle of Gradation in Specialty, and consistency. Hence it can be said, Western book classification thought belongs to classical categorization theory. To the contrary, the perspectival logic of Chinese ancient book classification is not so rigid as the Western approach, with some categories not completely relying on shared characteristics, as some related content could suffice, similar to game in Wittgenstein's theory of family resemblance. In other words, Western book classification relies on classical categorization theory, while Chinese book classifications includes modern categorization theory.

2. Recommendations: From the Aristotelian era, categorization required adherence to logical principles, which Western society largely accepted, and after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he establishment of book classification systems has relied on these primary modes of thought, whether in terms of early scholars such as Richardson and Sayers or the more contemporary Kwasnik and Svenonius, all agree that book classification principles must include the Canon of Mutual Exclusivity, Canon of Total Exhaustivity. However, this study has shown classification is actually more complex than typically envisioned to be, and Western traditional rigid logical classification modes (the ancient or classical categorization theory) are not the only routes for book classification; Family resemblance theory is also a body of thought regarding mankind's information organization, and this study's presentation

of Chinese ancient book classification is an example of it. This is quite different from the formal logical classification of the West, as ancient China emphasized compiling related works together, with the primary aim of informing public policy formulation and review, emphasizing a user-centered approach, which has a long history of over two millennia. Perhaps unfortunately, after Westernization, and the popularization of the Dewey approach, much of this traditional wisdom has been lost or hidden. While all of the various book classification systems in use can be said to be mature, readers still often find they cannot locate the works or information they need, and reference should thus be made to the Chinese ancient classification conceptual approach. In other words, the ancient and modern approaches to categorization theory are both critical perspectives in book classification, and each should be used synergistically. Additionally, “culture” exercises important influences on the dimensions of classification, and the same classification taxon may not apply universally, so in Western classification, “calligraphy” might be located in a domain level ontology, while in the Orient, it could be an upper domain; so too the “Bible” could be an example of just the opposite ontological levels in the West and East, so future studies should explore ethnomethodological approaches to these cultural situated book classification issues.

Reference

- Allerton Park Institutte. (1959). *The role of classification in the modern American Library: Papers presented at an institute conducted by th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Graduate School of Library Science, November 1-4, 1959*. Champaign-Urbana, IL: Illinois Union Bookstore.
- Aristotle. (2002). *Analutika Protera / Analutika Hustera* (Qin D. H. & Yu J. Y., Trans.). Taipei: Hui ming wen hua. [Text in Chinese]
- Austin, J. L. (1961). *Philosophical papers*. Oxford, Engla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ai, G. Y. (Ed.). (1981). *Tu shu fen lei xue: tu shu fen lei li lun yu shi jian*. Beijing: Shu mu wen xian. [Text in Chinese]
- Barnes, J. (1983). *Analutika* (Li R. Z., Trans.). Taipei: LinKing. [Text in Chinese]
- Brown, J. C. (1898). *Manual of library classification and shelf arrangement*.

- London: Library Supply.
- Chan, L. M. (1981). *Cataloging and classification: An introduction*. New York: McGraw-Hill.
- Chen, H. L. (2007). Ten methods of knowledge classification. *STUDIES IN SCIENCE OF SCIENCE*, 25(1), 26-31. [Text in Chinese]
- Chen, R. L. (2004). *Ke xue li lun ban ben de jie gou yu fa zhan*. Taipei: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ress. [Text in Chinese]
- Cohen, S. M. (2007). *Definitions and the tree of Porphyry*. Retrieved June 22 2015, from <http://faculty.washington.edu/smcohen/433/PorphyryTree.html>
- Comte, A. (1974). *The essential Comte: selected from Cours de philosophie positive*. Edited an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S. Andreski. Translated and annotated by M. Clarke. London: Croom Helm.
- Copleston, F. C. (1986). *Xi yang zhe xue shi (1): Xi la yu luo ma (Fu P. J., Trans.)*. Taipei: Li Ming Cultural. [Text in Chinese]
- Eaton, T. (1957). *Classification in theory and practice: A collection of papers*. Champaign, IL: Illini Union Bookstore.
- Fox, M. J. (2011). Prototype Theory: An alternative concept theory for categorizing sex and gender. *Knowledge Organization*, 38(4), 328-334.
- Fu, R. X. (1999). *Zhong guo gu dai tu shu fen lei xue yan jiu*. Taipei: Taiwan xue sheng. [Text in Chinese]
- Gao, C. Y. (1995). Cong luo ji xue kan zhong guo “mu lu xue ” de fa zhan. *Jin tu xue kan*. 3, 26-34. [Text in Chinese]
- Gao, L. M. (1997). *Gu ji mu lu yu zhong guo gu dai xue shu yan jiu*. Nanjing: jiang su gu ji chu ban she. [Text in Chinese]
- Graziano, E. E. (1959). Hegel’s philosophy as basis for the Dewey Classification Schedule. *Libri*, 9(1), 45-52.
- Guan, C. Z. (1994). *Sheng wu xue fa zhan shi*. Taipei: shu xin chu ban she. [Text in Chinese]
- Han, L. H. (1996). wei te gen si tan lun “yu yan you xi”he “sheng huo xing shi”. *Journal of Peking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1, 101-108. [Text in Chinese]
- Ho, J. (1990). *Tu shu zi xun zu zhi yuan li*. Taipei: San Min. [Text in Chinese]
- Hu, C. S. (2005). *zhang xue cheng “xiao chou tong yi” yu zheng qiao “xiao*

- chou lue" zhi guan xi*. Chen shi hua (Ed.), zhang xue cheng yan jiu lun cong: di si jie zhong guo wen xian xue xue shu yan tao hui lun wen ji (pp.441-456). Taipei: Tai wan xue sheng. [Text in Chinese]
- Jacob, E. K. (1992). Classification and categorization: Drawing the line. In B. H. kwasnik & R. Fidel (Eds.), *Advances in classification research Vol. 2: Proceedings of the 2nd ASIS SIG/CR classification research workshop held at the 54th ASIS annual meeting Washington, DC October 27-31, 1991* (pp. 67-83). Medford, NJ: Learned Information, Inc. for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 Jevons, W. S. & Nagel, E. (1958). *The principles of science: A treatise on logic and scientific method*. New York: Dover.
- Jin, Z. Y. (1993). *Zhong guo de dao jiao*. Taipei: Commercial Press. [Text in Chinese]
- Kumar, K. (1983). *Theory of classification* (3rd ed.). New Delhi: Vikas.
- Kwasnik, B. H. (1999). The role of classification in knowledge representation and discovery. *Library Trends*, 48(1), 22-47.
- Lakoff, G. (1987). *Wome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 What categories reveal about the mi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Li, G. S. (2008). Cong li dai bing shu zhe lu kan bing jia de zhu zi xue xing zhi. *Journal of Huanggang Normal University*, 28(2), 34-37, 53. [Text in Chinese]
- Li, R. L. (1993). *Zhong guo mu lu xue shi*. Taipei: Wen jin. [Text in Chinese]
- Li, W. J. (1993). *Zhong guo mu lu xue jia chuan lue*. Beijing: Shu mu wen xian. [Text in Chinese]
- Li, Z. H. (1990). *Zhong guo gu dai si xiang shi lun*. Taipei: Storm & Stress. [Text in Chinese]
- Liu, G. J. (1980). *Xiandai Xifang zhuyao tushu fenleifa pingshu*. Jilin: Jili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Text in Chinese]
- Liu, X. G. (2002). *Taboism*. Taipei: Rye Field. [Text in Chinese]
- Liu, X. G. (2005). *Lao zi : nian dai xin kao yu si xiang xin quan*. Taipei: dong da tu shu. [Text in Chinese]
- Liu, Z. Y. (1998). *Zhong Guo Mu Lu Xue*. Taipei: Wunanbooks. [Text in Chinese]
- Lolyd, G. E. R. (1984). *Aristotle: The growth & stucture of his thought* (Shi Yu Guo, Trans.). Taipei: Linking. [Text in Chinese]

- Lu, H. S. (1986). zhong guo mu lu xue de li shi te xing : lue kao zhong guo mu lu lei li zhi yan bian. *Fu Jen Studies.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15*, 193-209. [Text in Chinese]
- Maltby, A. (1975). *Sayers' manual of classification for librarians* (5th ed.). London: Andre Deutsch.
- Miksa, F. L. (1998). *The DDC, the universe of knowledge, and the post-modern library*. Albany, NY: Forest Press.
- Olson, H. A. (1999). Exclusivity, teleology and hierarchy: Our Aristotelean legacy. *Knowledge Organization, 26*(2), 65-73.
- Olson, H. A. (2004). The ubiquitous hierarchy: An army to overcome the threat of a mob. *Library Trends, 52*(3), 604-616.
- Pei, W., Cheng, S. R., & Xu, Q. Y. (2001). The Rank of Taiwan Companies' Running by the Fuzzy Clustering Analysis. *TWSE Monthly Review, 474*, 17-22. [Text in Chinese]
- Porphyry. (1994). Isagoge (Wang L., Trans.). *Zhe xue yi Cong, 6*, 74-80.
- Qiu, X. Y., Zhang, X. P., Po, Y. T., Zhang, W. B., Ma, S., & Lee, C. K. (Eds.). (1997). *Guo xue chang shi*. Taipei: Dong da. [Text in Chinese]
- Richardson, E. C. (1964). *Classification,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together with an appendix containing an essay towards a bibliographical history of systems of classification* (3rd ed.). Hamden, CT: Shoe String Press.
- Richardson, E. C. (1972). Classification: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n A. F. Painter (Ed.). *Reader in classification and descriptive cataloging* (pp. 35-47). Washington: NCR Microcard Editions.
- Rosch, E. (1978). Principles of categorization. In E. Rosch & B. B. Lloyd (Eds.), *Cognition and categorization* (pp. 27-48). Hillsdale, NJ: L. Erlbaum Associates.
- Rosch, E., & Lloyd, B. B. (1978). *Cognition and categorization*. Hillsdale,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 Sayers, W. C. B. (1929). *An introduction to library classification, theoretical, historical, and practical, with readings, exercises, and examination papers* (3rd ed.). London: Grafton.
- Shera, J. H. (1965). *Libraries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knowledge*. London: Crosby Lockwood & Son.
- Song, Z. Q., & Lin, R. H. (1965). *Luo ji yu ke xue fang fa*. Taipei: Zi you tai ping yang wen hua. [Text in Chinese]

- Svenonius, E. (2000). *The Intellectual foundation of information organization*.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Taylor, J. R. (1989). *Linguistic categorization: Prototypes in linguistic theor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Vickery, B. C. (1959). *Classification and indexing in science* (2nd ed.). London: Butterworths Scientific Publications.
- Wang, C. K. (1968). Xi yang tu shu fen lei zhi qi yuan. In Guo li zhong yang tu shu guan qing zhu Jiang Weitang xian sheng qi shi rong qing lun wen ji bian ji wei yuan hui (Ed.), *Qing zhu Jiang Weitang xian sheng qi shi rong qing lun wen ji* (pp. 283-296). Taipei: Taiwan xue sheng. [Text in Chinese]
- Wang, G. C. (1990). Mao dun si wei yu xing xiang si wei. *Tangdu Journal*, 1, 17-22. [Text in Chinese]
- Wang, S. W. (1955). Tu shu fen lei fa dao lun. Taipei: China Culture. [Text in Chinese]
- Wang, Y. W., Lee, L. S., & Shi, Y. P. (1995). Jian gou ji xue zhi shi fen lei de kao lu yao xiang. *Industrial Arts Education*, 28(7), 2-8. [Text in Chinese]
- Wang, Z. Y. (1996). *Mo zi*. Taipei: San Min. [Text in Chinese]
- Wei, Z. T. (1989). *Xian qin qi da zhe xue jia*. Taipei: Shui niu chu ban she. [Text in Chinese]
- Wittgenstein, L. (1953).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Anscombe, G. E. M., Trans.). Anscombe, Oxford: Basil Blackwell.
- Wu, Z. J. (2001). *Zhong guo gu dai si wei fang shi de xing cheng ji te dian*. Xi'an: Shan xi ren min. [Text in Chinese]
- Yao, M. D. (1965). *Zhong guo mu lu xue shi*. Taipei: Commercial Press. [Text in Chinese]
- Zhang, B. K. (2000). *Francis Bacon*. Hong Kon: Chung Hwa Book. [Text in Chinese]
- Zhang, Z. X., & Jin, F. H. (1994). *Ke xue si wei de bian zheng mo shi*. Taipei: shu xin chu ban she. [Text in Chinese]
- Zhong, Z. P. (1997). *Chen Wei Lun Lue*. Shenyang: Liaoning Education Press. [Text in Chinese]
- Zhou, J. L. (Ed.). (1989). *Tu shu fen lei xue*. Wuhan: Wuhan University. [Text in Chinese]

Exploring the Thinking of Books Classific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Theory of Categorization

- Zhu, H. P. (2006). Shi lun xun xu dui wo guo mu lu xue de gong xian.
Library Tribune, 26 (1), 226-227, 211. [Text in Chinese]
- Zhu, Y. Q. (2002). *Zai xian de wen ming: Zhong hua*. Hong Kong: Joint. [Text
in Chinese]